

虞

初

志

高力士外傳

虞初志七

唐太原郭湜撰

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一柙
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
帝首建義旗新正皇極十有餘載方致
昇平隨身服用惟留此物將欲傳宗孝
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上至陵日山川
雷隱草木風生陳千官朝見之儀具九

賓宗祀之禮禮畢俯伏流涕若不自勝
須臾聞鼓聲四振雲霧朗清萬歲之聲
豈惟於遠近一人之孝固通於神明不
可得而稱也至寢宮問曰所留示朕者
何在力士趨入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
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以喻
此曾何足言卽命史官書之典冊二十
三年後上忽言曰朕親主六合二十餘

年兩都往來甚覺勞弊欲久住關內其
可致焉三問羣臣卿士皆云江淮漕運
轉輸極難臣等愚蒙未知爲計上甚不
悅後李林甫用紫曜之謀爰興變造半
僊客取彭果之計首建和糴數年之中
甚覺寬貸上因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
無人謂高公曰朕自住關內向欲半年
俗阜人安中外無事高止黃屋吐故納

新軍國之謀委以林甫卿謂如何高公

頓首曰臣自二十年已後陛下頻賜臣

酒往往過度便染風疾言辭倒錯進趨

無愼十年已來不敢言事陛下不遺鄙

賤言訪芻蕘縱欲上陳無裨聖造然所

聞所見敢不竭誠且林甫用變造之謀

僊客建和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長行

恐變正倉盡卽義倉盡正義俱盡國無

旬月之蓄久懷饑饉之憂和糴不停卽
四方之利不出公門天下之人盡無私
蓄棄本逐末其遠乎哉但順動以時不
逾古制徃稅有典自合恒規則人不告
勞物無虛費軍國之柄未可假久威權
之聲振於中外得失之議誰敢興言伏
惟陛下圖之上乃言曰卿十年已來不
多言事今所敷奏未會朕心乃頓首曰

臣生於夷狄之國長自升平之代一承
恩渥垂卅餘年嘗願粉骨碎身以裨玄
化竭誠盡節上答皇慈頓緣風疾所侵
遂使言辭舛謬吟所塵黷不稱天心合
當萬死頓首頓首上曰朕與卿休戚共
同何須憂慮命左右曰卽置酒爲樂無
使懷憂左右皆稱萬歲從此使住內宅
不接人書及開元之末天寶之初陳希

烈士玄元之尊田同秀獻寶符之瑞貴
妃受寵外戚承恩羅吉張俞興宦錮之
獄楊裴韋秀李受無狀之誅五六年間
道路以目祿山之禍自此興焉至十年
上又言曰朕舉事漸高心力有限朝廷
細務委以宰臣藩戎不警付之邊將自
然無事日益寬閑卿謂如何高公曰此
在內宅不知時議近於閣門外見諸道

奏事必說雲南頻有喪牘陛下何以禦
之此其近甚精強陛下何以制之但以
皇威遠震聖澤流單以吞食鯨鯢翦
滅封豕諸餘纖介備爾足矣臣恐陛下無
備於不虞卒有成於茲蔓然後禁止不
亦難乎上曰卿之所疾漸亦痊除今日
奏陳雅符朕意近小有疑慮所以問卿
卿慎勿言杜復泄露應須方便然可改

張高公頓首謝曰以陛下至聖微臣至
愚幸契天心不勝欣慶其後楊季爭權
競相傾奪王邗不軌咸就誅夷十二年
冬林甫云亡國忠作相先酬宿憾林甫
被誅棺之刑寧俟後圖國忠播宣淫之
恥十三年秋大雨晝夜六十日陳希烈
罷相韋見素持衡上因左右無人謂高
公曰自天寶十年之後朕數有疑果致

天災以殃萬姓雖韋陳改轍楊李殊塗
終未通朕懷卿愍無言何以爲意高公
伏奏曰開元二十年已前宰相授職不
敢失墜邊將奉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
權假於宰相法余不行災眚備於歲時
陰陽失度縱爲軫慮難以獲 臣不敢
言良有以也上久而不答十四年冬突
祿山作逆起自范陽私聚甲兵假稱朝

貢囚李芝於真定劫先颺於太原長驅
兩河將吞九鼎蕞爾戎羯乘我不虞國
家久致昇平不脩兵甲卒徵烏合之衆
以禦必死之軍遂使張介然喪律於陳
留封常清棄甲於汜水東京已陷西土
猶寧有詔斬封高於驛前鎮哥舒於關
上交鋒縱鏑向歷半年斬將塞旗不逾
信宿兵疲師老衆潰親離國忠促哥舒

之軍務令速進火拔翼祿山之黨更却
先投烽火遍照於川原羽書交馳於道
路西京於焉失守萬姓及此騷然十五
載六月十二日有詔移仗未央宮十三
日有詔棄巴蜀至延秋門外上駐馬謂
高公曰卿徃日之言是今日之事朕之
僭數尚亦有餘不須憂懼苟從至馬嵬
山百姓驚惶六軍奮怒國忠方進咸卽

誅夷虢國太真一時連坐肅宗減隨駕
兵馬復至咸陽未振軍容師徒小却長
驅卒乘北至朔方七日萬人勸進讓不
獲已乃卽皇帝位於靈武八月尊太上
皇於成都改元爲至德元年成都宣赦
上皇謂高公曰我兒嗣位應天順人改
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與朕亦有何憂
高公伏奏曰陛下躬親庶務子育黔黎

四十餘年天下無事一朝兩京失守萬
姓流亡西蜀朔方皆爲警蹕之他河南
漢北盡爲征戰之場天下之臣莫不增
痛陛下謂臣曰卿之與朕復何憂哉臣
未敢奉詔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死
辱之義職臣之由臣不孝不忠尚存餘
喘親蒙曉諭戰懼伏深初上過利州西
臨蜀郡往來表疏道路相望知兩京有

剋復之期兆人佇來蘇之慶仍皇情未
暢臣下多虞及出劔門到巴蜀非邑氣
候風雲與中國而頗殊對偏方而增恨
應霑宿從皆同此心賴節度使崔圓以
忠懇至誠恐皇恩軫慮之所進奉不越
時宜應脩殿宇不勦人力上爲之悅左
右皆稱萬歲上曰崔圓可謂大臣歟卽
日拜相西南之俗無不欣然後崔相欲

赴行在未測聖情上覺其憂懼謂高公
曰朕觀崔圓器宇冲邃理識弘通此諸
宰臣無出其右若得對見必倍奉慙後
果如上言且蜀中風土有異中原秋熱
冬溫晝晴夜雨事之常也及駕出劔門
到巴蜀氣候都變不異兩涼九月十九
日霜風振厲朝見之時皆有寒色詔卽
令着袍至二十一日百官盡衣袍立朝

不依舊式每奏事人來往兩京動靜無
不盡知二年正月祿山為子慶緒所殺
慶緒僞立兗謀逆計主以嚴莊為劫偽
書出於高尚但置酒為樂餘無所圖上
謂高公曰皇帝久在鳳翔兵燹大震兗
徒逆黨即應殄滅高公伏奏曰逆賊背
天地之恩恣豺狼之性更相魚肉其可
久乎九月皇帝在鳳翔元帥廣平王中

書奉郭子儀驅百萬之衆賴吞二京之
蚊蚋不逾旬月收復兩都慶緒走於
鄴中王師續圍於城下至乾元元年慶
緒滿遂賊史思明所殺王師失利再陷
洛陽李光弼作鎮於河陽郭英又屯安
於魏路上元元年爲子朝義所殺臣竇
應元年却收洛陽朝義奔走不知所往
上皇謂高公曰安史二逆賊父子相次

伏誅豈非天地神明之所殛罰也高公
曰皇帝聖化無窮陛下仁德福流
萬葉凡是克醜自合誅夷不勝慶快之
至初至德二年十一月詔迎太上皇於
西蜀十二月至鳳翔被賊臣李輔國詔
外隨駕甲仗上皇曰臨至玉城何用此
物悉令收付所由欲至城皇帝具儀伏
出城迎候二聖相見泣涕久之傾城道

俗一時怵舞便於興慶宮安置乾元元年冬上皇幸溫泉宮二十日却歸因此被賊臣李輔國陰謀不軌欲令猜阻更樹勳庸移伏之端莫不由此輔國趨馳末品小了織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雲霄之上聖上屬殘孽未殄蒼生不安貪愆軍戎清海內不暇揀擇左右屏棄回邪遂使輔國熒惑兩宮傷萬姓恣行

威福不懼典刑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
移伏西內安置高公竄謫巫州皆輔國
之計也上皇在興慶宮先留廐馬三百
匹欲移伏前一日輔國矯詔索所留馬
惟留七匹有司奏陳上皇謂高公曰常
用輔國之謀我兒不得終壽道明早向
北內及曉至北內皇帝使人起拜云兩
日來疹病不復親起拜伏願且留喫

飯飯畢又曰伏願且歸南內行欲至夾
城忽聞憂憂聲上驚迫顧見輔國領鐵
騎數百人便逼近御馬輔國便持御馬
高公驚下爭持曰縱有他變須存禮儀
何得驚御輔國叱曰老翁大不解事且
去卽斬高公從者一人高公卽攬御馬
直至西內安置自辰及酉然後老儒拜
十數人將隨身衣物至時號泣上皇

止之皆輔國矯詔之所爲也聖上寧得
知之乎上皇謂高公曰興慶是吾王地
吾頻讓與皇帝皇帝仁孝不受今雖爲
輔國所制正愜我本懷進御人今撤肉
便處分尚食明日已後不須進肉食每
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芟薙草
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
終冀悅聖情經十餘日高公患瘧勅於

功臣閣下避瘴日晚聞門外有人問稱
是啖庭瑤云聖人喚阿翁問曾見太上
皇未曰見了高公亦不敢辭卽隨庭瑤
至閣門外日晚見內養將一卷文書狀
云使看畧見少多皆是罷職却被索將
附奏云臣合死已久聖恩含忍容至今
日所看事狀並不會聞伏願得親辭聖
顏然後受戮死亦無恨明目有制力士

潛通逆黨曲附兇徒既懷梟獍之心合
就鯨鯢之戮以其久侍帷幄頗效勤勞
且捨殊死可除名長流巫州九月三十
日至巫州隨身手力不越十人所餘衣
糧纔至數月殷憂待罪首尾三年經一
年忽見本道觀察第五國珍謫至夷州
與第五相飲賦詩曰煙燻眼落膜瘴染
面朱虞謂同病曰宰相猶如此餘可以

堪左右聞之皆爲揮涕又於園中見薺菜土人不解喫便賦詩曰爾京秭斤買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使拾之爲羹甚美或登山臨水以永終日至元年建辰月有制流人一切赦還至建巳月二聖昇遐余上卽位改元爲寶應元年六月巫州二聖遺詔到號喪卽也悲不自勝制服持喪禮過常度每

二號慟數迴氣絕晝夜無時傷感衍路
恨不得親奉陵寢而使永隔幽明哀毀
既深哽咽成疾七月發巫山至朗州八
月病漸亟謂左右曰吾年已七十九可
謂壽矣官至開府儀同可謂貴矣既貴
且壽死何恨焉所恨者二聖昇遐攀號
不迫孤魂旅櫬飄泊何依泣下霑襟視
之盡血言畢以寶應元年八月十八日

終於朗州開元寺之西院遠近聞之莫
不傷歎九月靈襪發朗州十一月至襄
州有詔令復舊官爵追贈廣州都督喪
事行李一切官給陪葬玄宗陵高公所
生母麥氏卽隋將鐵林曾孫始與母別
時年十歲母撫其首泣曰與汝分別再
見無時然汝勿上士黑子他人云必貴
吾若不死得重見記取此言汝常弄焉

臂上雙金環吾亦留看待見汝伺之慎
勿忘却卽與決別向三十年後知母在
瀧州雖使人迎候終不敢望見及到子
母並不相識母問曰與汝別時記語否
曾前有黑子母曰在否卽解衣視之母
亦出金環示之一時號泣累日不止上
聞登時召見封越國夫人便於養父母
家安置十餘年後卒葬東京原燕公誌

墓曰驗七里於子心辨雙環於母臂卽
此事也其妻東平呂氏故岐州刺史玄
悟之女躬行婦道有逾常禮太理司直
太原郭焜曰李輔國謬承恩寵竊弄威
權蒙蔽聖聰恣行覲醜所持刑憲皆涉
回邪卽有敬毛裴鼎之流起周代索丘
之獄旣無所措難以圖存使天下之心
自然搖矣俱經推案先沒家貲不死則

流動逾千計黔中道此一色尤多則三
故相裴冕張鎬第五琦是也一大夫賀
蘭進明是也六中丞鄭叔清暢灌韋利
見皇甫鏡張萬頃毛若虛是也七御史
李融屈無易孫昌胤孫瑩宋晦嚴銳畢
曜是也三員外張渭張之緒李宣是也
一左丞皇甫銑是也一郡王瑀是也一
開府力士是也遺評補博卿監司舍將

軍列嶺州牧縣宰已下散在諸郡不可
盡紀從至德至寶應向二千人及承恩
放還十二三矣嗟乎淫刑以逞誰得無
罪是同病者報以誌之沈與高公俱嬰
譴累每接言論敢不書紳豈謂懷輔弼
之元勳當休明之聖代卒為讒佞所惡
生死銜冤悲夫

高力士外傳終

東城老父傳

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宜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親聽不衰言甚安徐心且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父忠長九尺力能拽倒牛以材官爲中宮幕士景龍四年持幕竿隨玄宗入大明宮誅韋氏奉睿宗朝群后遂爲景雲功臣以長刀備親衛詔徙家

東雲龍門昌生七歲趨捷過人能搏柱
乘梁善應對解鳥語音玄宗在藩邸時
樂民間清明節聞雞戲及卽位治雞坊
于兩室間索長安雄雞金尾鐵距高冠
昂尾千數養于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
人使馴擾教飼上之好之民風尤甚諸
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帑破產
市雞以償雞直都中男女以弄雞爲事

貧者弄假雞帝出遊見昌弄木雞於雲
龍門道傍召入爲雞坊小兒衣食右龍
武軍三尺童子入雞群如狎群小壯者
弱者勇者怯者水穀之時疾病之候悉
能知之舉二雞雞畏而馴使令如人護
雞坊中謁者王承恩言於玄宗召試殿
庭皆中玄宗意即日爲五百小兒長加
之以忠厚謹密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

賜曰至其家開元十三年雞籠三百從
封東嶽父忠死太山下得子禮奉尸歸
葬雍州縣官爲葬器喪車乘傳洛陽道
十四年三月衣雞服會玄宗于溫泉
當時天下號爲神雞童時人爲之語曰
生兒不用識文字聞雞走馬勝讀書賈
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能令
金鉅期勝負白羅繡衫隨軟輦父死長

安千里外差夫特道挽喪車昭成皇后
之在相王府誕聖於八月五日中興之
後制爲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
命之曰酺以爲常也大合樂於宮中歲
或酺于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驪山
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必從昌冠鵬
翠金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導群雞
叙立于廣場顧眄如神指揮風生樹毛

振異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有期隨
鞭指低昂不失晷度勝負旣次彊者前
弱者後隨昌鴈行歸于雞坊角觝萬夫
跳劍尋撞蹴毬踏繩舞干竿顛者索氣
沮色逡巡不敢入豆教猱擾龍之徒歟
二十三年玄宗爲娶梨園弟子潘大同
女男服珮玉女服綉襦皆出御府昌男
至信至德天寶中妻潘氏以歌舞重幸

於楊貴妃夫婦席寵四十年恩澤不渝
豈不敏於伎謹於心乎上生於乙酉雞
晨使人朝服鬪雞兆亂於太平矣上心
不悞十四載胡羯陷洛潼關不守大駕
幸成都奔衛乘輦夜出便門馬蹕道窄
傷足不能進伏入南山每進雞之日則
向西南大哭祿山往年朝於京師識昌
於橫門外及亂二京以千金購昌長安

洛陽市昌變姓名依於佛舍除地擊鐘
施力於佛洎太上皇歸興慶宮肅宗受
命於別殿昌還舊里居室爲兵掠家無
遺物布衣顛顛不復得入禁門突明日
復出長安南門道見妻兒於招國里菜
色黧焉兒荷薪妻負故絮昌聚哭訣於
道遂長逝息長安佛寺學大師佛旨大
曆元年依資聖寺大德僧運平往東市

海池立陀羅尼石幢書能紀姓名讀釋
氏經亦能了其深義聖道強矣心化市
井人建僧房佛舍植美草甘木晝挹土
擁根汲水灌竹夜正觀于禪室建用三
年僧運平人壽盡服禮畢奉舍利塔于
長安東門外鎮國寺東偏手植松栢百
株構小舍居于塔下朝夕焚香灑掃事
師如生順宗在東含捨錢三十萬爲昌

立大師影堂及齋舍又立外屋居游民
取傭給其日食粥時杯漿水一升卧
草席絮衣過昌悉歸於佛妻潘氏後亦
不知所往真元中長子至信衣并州甲
隨太司徒燧入覲省昌于長壽里昌如
已不生絕之使去次子至德歸販繒洛
陽市來往長安開歲以金帛衣昌皆絕
之遂俱去不復來元和中潁州陳洪粗

友人出春明門見行栢森然香煙闐於
道下馬覲昌于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
宿鴻祖於齋舍語身之出處皆有條貫
遂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理昌曰老人
少年以鬪雞求媚於上上倡優蓄之家
于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也然有以
爲吾子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出
爲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

威遠見哥舒翰之鎮涼州也下石堡戍
青海成出白龍逾葱嶺界鐵關忽管河
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之領
幽州也每歲十關輒長轅輓輻車輦河
開荊州傭調繒布駕韉連軌全入關門
輸于王府江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宮玩
好而巴河州燉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
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

中凶年關中粟麥藏于百姓天子幸五
獄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歲持
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
疊布者隣比鄰聞有人禳病法用皂布
六匹持重價不克致竟以幞頭羅代之
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闔街衢中東西南
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
皆執兵乎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者

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
縣令者及老人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
才各太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
大道傍徃徃有郡太守休馬于此皆慘
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取士考
擢漁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
其得人也太略如此因決下復言曰上
皇北匿寄盧東巨難林南臣滇池垂正

昆夷三歲一來會朝視之禮容照之恩
澤衣之錦絮飲之酒食使展事而去都
中無留外國賓今北胡與京師雜處娶
妻生子長安中少年有胡心矣吾子視
首飾華服之制不與向同得非物妖乎
鴻祖默不敢應而罷去

古鏡記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飭
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
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
騏驎蹲伏之象遶鼻列四方龜龍鳳虎
依方陳希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
二辰位而具畜馮辰畜之外又置二十
四字周遶輪郭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

非字畫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
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
毫無爽舉而扣之清音徐剖竟自芳絕
嗟乎此則非凡鏡所得同也宜其見賞
高賢是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
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
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
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

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
張公喪劔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
嘗鬱快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
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如後庶千載
之下儻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
年五月度自侍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
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
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

一婢顏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
白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
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
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
知其婢由也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便
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面汝先自叙
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宏某
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太

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爲府君捕逐逃於
河渭之間爲下邳陳思恭義女蒙養甚
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
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無
傲所執無傲粗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
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
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狸變
形爲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

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
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
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
形但久爲人形羞復故體願緘於匣許
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
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緘
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
路唯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

登時爲匣鏡又爲致酒悉召雄家隣里
與宴謔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
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於今幾
姓生雖可樂死不必傷何爲眷戀守此
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
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
臺直晝臥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
日蝕甚整衣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

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
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
無光乎怪歎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
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明如故自此之後
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
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劔長四尺劔連
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
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

自此劔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
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數丈俠持
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飢如渴
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
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
度亦出寶鏡置于座側俄而鏡上吐光
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劔橫其側無復光
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

後劍乃吐光者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
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
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常照數丈若
無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
不可敵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周
史欲爲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
七十矣奉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
文見度傳章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

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
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
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
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
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
今欲以著筮一斷先生幸觀之也便顧
豹生取著蘇公自揲布卦卦訖蘇公曰
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

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洛之間往
往有寶氣興卦兆相舍鏡其往彼乎季
子曰亦爲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
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
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
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
言故度爲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
論蘇公著筮絕倫點而獨用謂此也太

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
度家弟勸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便邀
入室而爲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勸曰
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勸
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
祕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
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
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勸出送

僧曉捧欣躍又謂勸曰此鏡有數種靈
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
舉以照目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
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
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
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
烟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
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尚城令令廳前

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
後令至皆祠謁此樹不則殃禍立及也
度以爲妖由人興淫祀宜絕縣吏替叩
頭請度度不得已爲之一祀然陰念此
樹當有精魅所託人不能除養成其勢
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三鼓許聞
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
則風雨晦暝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

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
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瘡死於樹下度
便取鏡命吏出虵焚於縣門外掘樹
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虵蟠泊之
跡旣而之妖怪遂絕其年冬度以御
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賑給
陝東時天下大飢百姓疾病滿陝之間
厲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爲度下小

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
齋此鏡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
者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
照光陰所及如水著體冷徹腑臟即時
熱定至曉並愈以爲無害於鏡而所濟
衆於是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如
匣中冷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
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

夢一人龍頭虵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
即鏡精也名曰紫珍嘗有德於君家故
來相託為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
疾奈何使我及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
漸愈無為我苦度感其靈怪因此誌之
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
度弟勣自六合丞棄官歸又將遍遊山
水以為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

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
未常遠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
遊五岳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賢吾所
不堪也便涕泣對勸勸曰意已決矣必
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
曰匹夫不可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
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
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決別勸曰此

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
勣將抗志雲路棲蹤煙霞欲兄以此爲
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即以與之勣得
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
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真實
物也勣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陟石
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堂
可容三五人勣棲息止焉月夜三更後

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
面鬪白鬚眉長黑而魁稱毛生謂勣曰
何人斯居也勣曰尋幽探穴訪竒者三
人坐與勣談文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
勣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
出而二人失聲俯伏魁者化爲龜胡者
化爲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
毛猿身帶白毛即入箕山渡潁水歷太

和視空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
夫曰此靈秋耳村間每公節祭之以祈
福祐若一祭有關即池水出黑雲大雹
傷稼白雨流澍浸堤壞阜勤引鏡照之
池水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
中不遺涓滴可行二面餘步水落於地
有一魚可長丈餘粗大於臂首紅額
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角

觜尖狀如鱗魚動而有光在牙泥米因
而不能遠去勸謂鮫也失水而無能爲
耳刃而爲炙甚膏有味以充數朝而腹
遂出於宋汴汴王公張琦家有女子患
入夜哀痛之聲寔不堪忍勸問其故病
來已經年歲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勸停
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
戴冠郎被殺其病者床下有犬雄雞死

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遊江南將
渡黃陵楊子江忽暗雲覆米黑風渡湧
舟子失色慮有覆沒勑攜鏡上舟背江
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歛波濤遠息
頃臾之間達濟天漸躋踞山趨芳嶺或
攀危顛或入深洞逢其群鳥環人而噪
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
時利涉湘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

軍而聞舟人曰濤旣近未可渡南若不
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勦出鏡照江波不
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
水漸清淺鼃鼃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
浦然後却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
所渡之津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看
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
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

天張始鸞授勣周髀九章及明堂一節
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
藏祕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况登力履火
之術說妖怪之次便言豐城縣倉督李
敬家有二女遭魅病人莫能識咸祕療
之無効勣故人曰趙舟有才器任豐城
縣尉勣因過之舟命祗承人指勣停處
勣謂曰欲得倉督李敬慎家居止舟遽

設榻爲主禮勤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
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即靚粧銜服黃
昏後卽歸所居閣子每至日滅燈燭聽
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
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卽
欲自縊投井無柰之何勸謂敬曰引示
閣子之處其閣東有窓恐其閉闔因而
難啓遂晝日先刻斷窓櫺四條却以物

或捩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勤曰權權入
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突自然勸拔窓櫺
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婿也
初不見一物縣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
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
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
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頸上有兩角
長可半寸尾長五寸已上尾頭一寸色

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
真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
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
莫不竄伏廬者處士蘇窳音識之士也
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勤回天下神物
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
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下衛幸速歸家
鄉也勤然其言卽時北歸便遊河上

襖夢鏡謂勳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以
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
勳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誓
耶時西首秦路今旣見兄勳不負諾矣
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勳還
東大業十三年七月五日樞輪悲鳴
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
乃定開視之即失鏡矣

真音錄

廬江尉李侃者隴西人家于洛之河蒲
太和初卒于官有外婦崔氏本廣陵倡
家生二女既孤且幼婦母撫之以道遠
子成人因寓家廬江侃既死雖侃之宗
親居顯要者絕不相聞廬江之人感哀
其孤藐而能自彊崔氏性酷嗜音雖貧
苦求活常以絃歌自娛有女弟藍奴風

容不下善鼓箏爲古今絕妙知名於時
年十七未嫁而卒人多傷焉二女幼傳
其藝長女適邑人丁玄夫性識不甚聰
惠幼時每教其藝小有所未至其母輒
加鞭箠終莫究其妙每心念其姨曰我
姨之甥也今乃死生殊途恩愛久絕姨
之生乃聰明死何殘然而不能以力祐
助使我心開目明粗及流輩哉每至節

朔輒舉觴酌地哀咽流涕如此者八歲
母亦哀而憫焉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因
夜寐驚起號泣謂其母曰向者夢媿執
手泣曰我自辭人世在陰司簿屬教坊
授曲於博士李元憑元憑屢薦我於憲
宗皇帝帝召居宮一年以我更直穆宗
皇帝宮中以筆導諸妃主入一年上帝
誅鄭注天下大酺唐氏諸帝宮中互選

妓樂以進神堯太宗二宮我復得侍憲
宗每二月之中五日一直長秋殿餘日
得肆遊觀但不得出宮禁耳汝之情懇
我乃知也但無由得來近日襄陽公志
以我爲女思念頗垂得出入垂第私許
我歸汝汝之願汝臬圖之陰中法嚴帝
或聞之當獲大譴亦止累於生復與其
母相持而泣翌日乃灑掃一室列虛筵

設酒果髣髴如有所見因執筆就坐聞

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之曲

不得一曲此一日獲十曲曲之名品殆

非生人之意聲調哀怨幽幽然鴉啼鬼

嘯聞之者莫不歔歔曲有迎君樂正商調二

十八斛林歎分絃調四秦王賞金歌石

調二八廣陵散正商調二行路難正商調二

十八上江虹正商調二晉城僊石

置

絲竹賞金歌

小右調

二

紅窓影

雙柱調四

對十曲畢慘然謂女曰此皆宮闈中新
翻曲帝尤所愛重榭林歎紅窓影等每
宴飲即飛毬舞盛爲佐酒長夜之懽穆
宗敕修文舍人元稹撰其詞數十首甚
美醜酣冷宮人遮歌之帝親執玉如意
擊節詠詠之帝秘其詞極物恐爲諸國
所得故不敢泄歲攝提地府當有大變

得以流傳人世幽明路異人鬼道殊今
者人事相接亦萬代一時非偶然也會
以吾之十曲獻陽地天子不可使無聞
於明代於是縣白州州白府刺史崔壽
親召而試則絲桐之音搶掇可聽其差
琴調不類秦聲乃以衆樂合之則宮商
調殊不同矣母令小女再拜求傳十曲
亦備得之至暮決去數日復來曰吾聞

揚州連帥取汝恐有謬誤汝可守一彈
之文留一曲田思歸樂錄何州府果冷
送至揚州一無蓋錯廉察使故相李德
裕議審其事小女尋卒